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第二十六回 賞花燈隱春遇豔 題畫扇雅謔評歌

話說祝伯青、王蘭二人與一班翰詹科道、新舊同年預備一齊朝考。考畢，隔了數日，祝伯青得了內閣侍讀。王蘭受職編修，又因他考取得優，恩放了浙江全省學政。又值下月是太后千秋聖誕，內外臣工皆有升賞。雲從龍升了大理寺少卿；江漢槎補了兵部主事，賞加五品銜；馮二郎補了刑部郎中，賞加四品銜；王蘭又恩加了侍讀銜；伯青加了正四品銜。一時諸同年世好，彼此道賀清酒，絡繹不絕。伯青等人，各自歡喜。洪鼎材見女婿放了學差，大為喜悅，打點他出京的一切應用，趨奉尚恐不及，那裡還計較淘氣的事，早已付之度外。連靜儀小姐，看待王蘭都與前不同，自己反懊悔日前孟浪，果然他是有真才實學的。那一班同年，偏偏他得了試差，又考取得高，不怪他口出大言，想起來倒是我見識不到，小覷他了。況且這一任學差做滿，宦囊何愁不加倍充足。所以他任意使用，毫不吃緊，原來他胸中早有把握了。王蘭見他父女近日格外親熱，都因我得了學差，以至如此，心內反覺可笑。

一日，伯青請了王蘭、從龍、漢槎、二郎過來，議論發寄家書，與南京慧珠姊妹等人的信。從龍也具了察啟，寄與他妻父程公。眾人亦公發一函，寄與小儒，無非敘說在京以及別後的情景。王蘭又另信向小儒商議，「此去浙江，乃人文聚藪之地，取士不易。自家恐才識有限，幕中必須延請老手衡文，方無物議。甘又盤先生今時名宿，意欲延請入幕，同往浙江」等話。眾人亦說者香此行，非請甘老同去不可。小儒雖與他賓主契合，諸事皆仰賴甘老，一刻離不得他，然亦未能卻者香之請。況小儒此番升攝藩篆，官階雖大，不過承宣，一切政務非府縣衙門簿書冗雜可比；甘老大可分身，同者香一行。眾人書信寫齊，差了一名家丁出京，往南京投遞。暫且不提。

單說太后千秋半月以前，上諭禁城內外大放花燈。又在午門外蓋了一座永壽樓，迎奉太后登臨賞玩。又命各衙門私第，及大小土庶人家，准其自行張掛燈彩，以示與民同樂之意。在京文武各官，是日都有賜宴。庶民七十以外者，悉准在永壽樓下叩祝千秋，並派員按名賞給頂戴、銀牌。此旨一下，合城官紳士庶無不踴躍，四處搜覓奇巧上式燈彩花草，以備是夕應用。即那些小戶人家置備不起的，也要搭一個彩棚，掛幾盞紅紗燈，或用紙絨做就各色飛禽走獸，與那燈匾、燈牌等類。

到了聖誕這一日黎明，諸官入宮朝賀，賜宴已畢，各回私第。待至薄暮，大家小戶燈已點齊，街市上照耀如白晝相似。又聞得各處鑼鼓喧天，笙簧盈耳，真乃不夜城開，琉璃境界，洵是盛世界平氣象。伯青早約定從龍等三人，過來飲酒看燈。江公是當朝首相，大門外搭起燈棚，中設龍亭，棚上各樣花燈，鮮明奪目。合城的燈，要推江府第一。驚動四處百姓，都來觀看，把街市都擠斷了。

伯青等五人，席終已是初更時分，一齊換了便服，帶了數名小童，上街來遊玩。只見人來人往，熱鬧非常，都誇贊江府的燈出奇奪趣。還有多少車轎往來，皆是各府第的內眷出來觀燈。幸而京城裡街道寬闊，尚不十分擁擠。眾人信步而行，只揀那燈多的處在走去。少頃到了通政司府前，見門外搭了一座小小燈棚，四角掛了八盞半舊的紗燈，都不甚明亮。棚內也設了一架龍亭，而前點了兩對玻璃罩燈棚外坐著兒名家丁看守燈火，一半在那裡垂頭打盹。連街市上遊人，此地都稀少些。漢槎向王蘭笑道：「令岳何以如此省儉，殊失大員體統。」王蘭道：「你還說他做什麼，天生的牛心古怪，不近人情。你說他省儉，不知他今晚點了這許多燈燭，亦算出了身大汗，事後定有幾天肉痛呢！」說得眾人大笑起來。從龍道：「你這克薄嘴，也過於形容令岳太甚了。」

眾人又往前走，不覺已至皇城。今夜是奉旨金吾不禁，許人出入。不過有數位值班侍衛官領著幾十名御林軍兵，在城前彈壓。眾人進了城，見一片燈火輝煌，盡是大內裡做成各式奇形異相燈球，自與民家不同。當中一座永壽樓，高聳半天，樓上樓下掛有數萬盞燈。又有兩座龜山，在樓之左右，上面人物花鳥都用引線牽絲，如活的一般。樓前又有一座玻璃牌樓，中間堆嵌著「萬壽無疆」四個斗大的字，也點著燈。牌樓下，眾老民朝上叩賀。左邊一起官員，記名登冊，當即給賞頂戴札照：九十以上者賞給五品，八十以上者六品，七十以上者八品；右邊一起官員，按名賞賜銀牌。萬姓歡呼，聲聞數里。眾人賞玩了一會，仍出了皇城，尋舊路而回。

王蘭忽然笑道：「我前日拜客，至城西見新砌了一家花園，叫做隱春園，內中房屋花草極其精工。我打聽過了；原來從蘇州初到一起福慶堂名班，班頭叫傅阿三。此人頗有積蓄，在城西砌造隱春園，開了戲園。他的班子現在京中要推巨擘，生意很好。我也進去一觀，果然腳色行頭色色俱精。班內有一個唱小生的，年紀最輕，叫做柳五官，今年十六歲。那日我見他做了一出《獨佔》，柳五官扔的是秦小官，演出一派待花魁的溫柔，真唱得情致纏綿。那孩子又生的楚楚可憐，令人愛惜。起先京中唱戲的，本讓小隴獨步。我覺此次見了柳五官，小隴又遜卻一籌。今夕遙想他園子裡的燈，必然可觀，就是有燈戲也料不定。我們回去甚早，何妨至彼處一觀。」眾人聽了，都高興起來，遂同向城西而來。不多一刻，已至隱春園前，遠遠即見燈球排列，如明星一般，又聽得笙歌迭奏。紛紛的行人，都往隱春園去，口內說道：「今夜的戲卻不可不看，據聞柳五官此刻已上台了。這個小東西上了台，看的人更多，我們須要速走一步，怕的去了沒有坐位。」伯青等聽說，也急忙搶先進了園門。見無數彩燈，高高下下掛在樹上，連那假山上都擺的燈，映得園內花木倍添精神采色。走過石橋，轉了一個彎，是一方大大的空地，全用鵝卵石鋪成道路，上面搭著五彩彩棚，迎面一座平台，四面也掛了燈。伯青等覓了一付座頭坐下，早有管園的見眾人氣概軒昂，知是貴客，忙吩咐送上茶點，又呈上戲目請點。王蘭道：「你們班內柳五官上過台沒有？」那人道：「下一出《拾畫》才是他的戲呢。」從龍道：「我們就點一出《叫畫》，仍要柳五官扮，叫他辛苦些罷，我們是聞名來看他做戲的。再備一席酒來，不要多只要精緻，戲酒的價加倍就是了。」那人應著，拿了戲目去了。少頃擺上酒來，那人又帶著一個年輕戲子上來，給眾人請安敬酒。王蘭對眾人道：「此即柳五官。」

伯青忙拉五官在身畔坐下，細細打諒一番，果真嬌楚動人，而且眉目間生就清奇骨格，非尋常優伶一派。伯青握住他的手，問了年紀，遂在襟，底下解下一塊羊脂美玉一一同心如意小佩，遞與五官手內道：「今日辛苦你了，也沒甚物件給你，這塊玉倒還圓淨，你留著佩了玩罷。」柳五官見眾人皆是翩翩美少，問他的話又和平溫雅，全無貴介氣習嚴送笑嘻嘻立起道了謝，又斟了一巡酒道：「我要做戲去，爺們多坐一會兒，待我唱完了再來問候爺們的酒。」說罷，轉身即走，又回頭瞅了伯青一眼，急急的回戲房去了。

王蘭撫掌道：「伯青獨有投贈，而五官又答以『臨去秋波那一轉』，真乃彼此有心，情態畢露。伯青得毋效投挑之意乎？」從龍大笑道：「好個欲效投挑，一語雙關，又能指出他兩人心事。者香真是可兒。」伯青笑道：「天生此等尤物，有目共賞，就是給他個玉佩也不算什麼，你們未免妒人太甚。」眾人正在說笑，早見柳五官已扮了《拾畫》上場，演得情神兼到，台下同聲喝采。接連又唱《叫畫》，更演出那癡情叫喚的形態。

漢槎道：「恰恰五官也姓柳，我恐當日即真有個柳夢梅，斷不及今日之柳五官。」從龍笑道：「子騫可謂以管蠡窺測天海了。豈未聞何地無才一語，焉見得柳夢梅不及柳五官，你難道當日會過柳夢梅的？」二郎接口道：「你二人不必扳論今古之及不及，我有一句持平的話。遙想柳夢梅即真有其人，他住在嶺南煙瘴地方，縱然生得秀雅，亦不能及今日之柳五官。你們可見目下廣東人，多帶有三分西洋的神氣。我獨怪湯若士著撰《牡丹亭》一書，偏將柳夢梅說在嶺南，是何意見？果真有柳、杜當年之事，我即為麗娘抱屈。」漢槎拍手道：「是呀，我也這麼想。」

王蘭笑道：「子騫，楚卿，且慢自鳴得意，你們的爭辯皆係各執一見。若說嶺南人盡是粗鄙人物，楚卿卻言之太過，可知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即如蠻煙瘴雨之鄉，天地山川之靈秀偶爾鍾於一人，此人必然蓋世居奇，乃是一定的道理。何可以地廢人？當日柳夢梅作今日之柳五官而觀亦可，今日柳五官即作當日之柳夢梅而觀亦可。子騫以為柳五官勝似柳夢梅，是據今日之見聞而言；在田又以為柳夢梅安知不及柳五官，是從當日之設想而言，皆無不可。總之一句，各隨其所好而已。《莊子》有言：『子非魚，安知

魚之樂？」又曰：「於非我，安知不知魚之樂？正可借釋你們此時之爭論。」伯青道：「他們的爭論均係平常，倒是聽你這一篇翻駁文章，卻是有趣。」

台上五官的戲已做完，卸了妝仍至眾人席上坐下。伯青遞了一懷酒與五官道：「你也唱乏了，吃杯潤潤喉嚨。我們等你來進點飲食，也要散了。」五官道：「明日到爺們公館內去請安，不知可要我去不要我去？」王蘭道：「誰說不要你去？你明日如去，可先到祝大老爺處請安，不可辜負人家贈佩之意。」伯青笑道：「少說笑話。」對五官道：「我明田正欲代王大人餞行，請你去做個陪客。」五官抵著嘴笑道：「陪字不敢當，我明日理當去伺候著。」伯青給了戲酒的價，又叮嚀五官來日定去。各自起身走出，五官直送至園外。伯青在路，即約定眾人明日宴聚一天，兼代者香送行。眾人都答應了，分頭散去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早，從龍，王蘭、二郎陸續俱至江府，伯青、漢槎迎接入內。茶罷，閒話了半晌，連兒上來道：「福慶堂的柳五官來了。」眾人見五官已跟著進來，今日全身打撈分外鮮豔，穿一件蜜合湖縐薄綿大袖，外罩翠藍大襟短褂，內襯緋緞比甲；下身著了水綠底衣，穿雙滿鑲鱗扣雲履，手內拿著一柄泥金折扇。越顯得面目姣好，楚楚丰神。上前給眾人請了安，在一張小几上坐下。王蘭道：「今日你為何來遲？」五官笑道：「我清早即預備套車來的，誰知東府裡王爺散朝，到我家裡坐著，還要叫我隨他去玩一天。因昨日約定，你們必然等著，我假說身子不大爽快，他才罷了。若非我撒個謊，今天還不得來呢。」從龍笑道：「五官，真信人也。」

說著，在他手內接過扇子打開，見畫著一株垂柳，底下幾塊石頭，襯著五枝火紅牡丹，周圍一排短闌干繞護。這一面題了多少詩詞，盡是名公巨卿的手筆，中間還空著一塊未題。從龍道：「倒畫得有趣，隱然代你寫照。是誰給你的？」五官道：「就是東府裡王爺賞我的，這畫也是他畫的。我又請館裡一班人題了，你不見還缺著一塊，若論題的人頗多，我不願意的，他央著代我題，我還不賞臉呢。」從龍大笑道：「我欲倩伯青代你一題，不知你願意不願意？」五官道：「今日特地帶了這柄扇子出來，是要請他題的。」王蘭啞嘴道：「我正想討他個差，偏生你早已覓定主顧。我如扭著要題，怕你又不賞臉。」五官扭轉身子，笑道：「我不同你說，隨便你們那一個愛題即題上，也沒有事了。」從龍立起，將扇子遞與伯青道：「還是你題上罷，難得人家請你。不見者香與你搶買賣麼，如被他搶了去，豈不辜負了五官來意。」

王蘭搖手道：「不希罕，不希罕，待我到了浙江，還怕沒有趨炎附勢的請我寫字題件。我若不耐煩起來，那才是真不賞臉呢。」五官笑道：「你明日到了浙江，我也趕了去，偏要尋一兩件找你去寫去題。你回我一個不字，不怕你關防緊，我打到你學政衙門裡去，你怎生奈何我？」引得眾人拍掌大笑道：「說得不錯，你果真同他如此一鬧，那時只好有屈學政大人，擺不起尊重架子了。」王蘭笑道：「我雖不賞臉於人，難得你肯賞臉於我，我何幸而得此賞臉！沒說題寫一兩件，即終日叫我題寫，我也願意。你既如此取重於我，趕到浙江尋我題寫，何妨這柄扇子就賞臉與我題上，你偏又要找伯青，卻是何故？難道我到了浙江，比今日的手段就高了些麼？」

五官笑著，朝地下啐了一口道：「我也懶得與你鬥嘴，橫豎都是有理。究竟你們可代我題？不要我拿著扇子來請題，反惹得你們打趣我。」從龍道：「好呀，先代人題了扇子，你們有理再敘。」回頭命人取過筆硯，從龍親自磨墨，向伯青道：「請題。」伯青笑著，走近案前坐下，也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。自己先拿起來看了看，對眾人道：「題雖題了，總覺得不甚切當，這柄扇子為我題污了。」二郎接與從龍等同看，念道：

揣摩色相寫花王，為底名曾冠眾芳？

十二闌干時擁護，怕他風雨太猖狂。

眾人齊聲贊好，二郎道：「此詩妙在寫出五官身分，所謂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。」王蘭笑道：「罵得結實，我適才與五官扳駁了一陣，不是狂風即是妒雨了。我如做了風雨，要來蹂躪這牡丹，怕的伯青那十二闌干有些遮護不住。」說得眾人狂笑不止。

時日已近午，連兒帶著眾家丁進來，擺開桌椅，上了酒肴。今日是為王蘭餞別，推他首座，五官坐了末位。席間又說到梅仙當日的故事，五官愀然不樂道：「我也常聞人說，起先有個唱小旦的叫做金梅仙，色技兼佳，被一個人代他贖身去了。原來就是你們代他贖身的，這姓金的何等造化，遇見你們出脫牢籠。我就沒得這麼一個知音，為我贖身。我也是一般人生，父母的遺體，誰願於這下賤勾當。自幼命苦，賣入戲班子裡。要想同姓金的那般際遇，今生今世都難了。」說著，不禁眼眶一紅，流下淚來，忙取出帕子拭了。眾人亦各各歎息。

伯青道：「五官不要傷悲，你這樣一個人，還愁沒有人日後代你贖身麼？各人的際遇早遲不定，即如梅仙，他認識的人也不少，競未遇著人代仙贖了身，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即是他師父爭價等等，耽誤了下去。說起來亦是巧事，前年我們進京就認得他了，並未提及贖身的話。待到我們出京前一日，他來代我們送行方談起此事，去向他師父一說即成，次早匆匆的就隨著我們到了南京。現在住在我府裡，幫同老人家祝安料理外務。他為人本好，竟是無人不喜歡他，連我家老太爺都說他好。仔細想來，可見萬事皆由天定，非關人力計較。你今年紀甚小，耐煩著一二年，自然有個知音來代你謀幹。我原說未來的事，是料不定的。今日你同我們說著，明日即有人代你贖身，亦未可知。我只怕你師父傳阿三不肯放手，那就難了。」

五官將頭一扭道：「你這句話卻就錯了。那些領班的有幾個好人，不過買了人家不愛惜肉疼的兒子，不顧死活，強打硬逼教會了數齣戲，賺來銀錢供他受用。我們再過幾年，人也大了，戲也不能唱了，他還肯養活我們吃他閒飯麼？亦是將高就低推脫出去，他現成的得身價，好再去買那年輕的來頂替。你還認做他們是肉心腸麼！就是那自家親生兒子，得了價也是賣的。何況我們是他銀錢買來的，他都要算就一本十利才肯丟手呢！他們的心腸比鐵石還要硬些。」

伯青點了點頭道：「你說的話，細想起來一絲不錯，真真可憐。好歹你且忍耐，倘或遇著知音跳出羅網便罷。若無其人，我們從長計較，都要替你設條善策，脫離這樊籠。我們此時在京供職，是不能妄為的。一二年內，我等這數人中得了外任，你仍然還是唱戲，定見帶你出京。即如王大人，雖然放了學差，無奈他是個欽差官兒，任滿仍要回京。況學政任上官幕家丁都是有數日的，關防衙門不敢私自多帶一人。」五官聽說，轉悲為喜道：「承你的美意，我好歹都守著你們，切不可見我此時傷感用假話來安慰我，及至放了外任，又不顧我了。我那是不能不依的，我即一頭撞死在你面前，看你可忍不忍？」

二郎大笑道：「五官一團愁稚之氣，卻真可愛。非是我代伯青說，他既允了你，斷不致失信的。前次梅仙的師父，知道他即要出京，故意高抬身價來挾制他，伯青還任性的去做。你不必愁他失信，倒是平時試探著你師父的口氣，要多少身價方可丟手。我們一得機會，即可籌劃，免得臨時又受他的挾制。你只管放心，我代伯青作保，再無返悔。今日原是找了你們來代王大人餞行，作個陪客，要人大樂這一天，你們反唧唧噥噥說出若干敗興的話，豈不無趣。好在這件事亦非日內可定局的，計議的日期多著呢。」二郎一番活，連五官都笑了。眾人即傳杯暢飲，熱鬧起來。

從龍又問五官會唱多少戲曲，「可知門下有個無名氏譜出一套《曇花影》，詞曲甚佳。據說此人乃浙江人氏，是個不第秀才，後因灰了名心，就佯狂傲世，譜演出這《曇花影》，盡將胸中積的不平，假諸詞曲一舒抑鬱。刻下京中唱此曲者頗多，你想該知道的。」五官道：「你只知《曇花影》，尚不知如今又續出了兩部——《曇花續影》、《曇花合影》，較之初部，詞曲尤佳。今時名公巨卿，無不傳達。我怎麼不知道呢！況且此人出身，我比你曉得詳細，並非不第秀才。此人博覽書史，目空當世，爭奈命途多舛，連一衫都不可得；是以忿志投筆，適逢粵寇作亂，立有微功，得了個郡丞之職。彼又恨不能從詩書出身，懶於折腰，據聞已有了省分，他堅辭歸田，終日以詩酒自娛；又著述這三部詞曲，以明己非無用之才，惜命不如人耳。」

從龍大喜道：「我竟不知又添了《續影》、《合影》兩部。你既贊好，想必是好的了。若說其人係由平粵案內保薦的人員，我怎麼不知其人？他定是在荊州將軍那邊營內保舉的，我們且不必查問此人出跡。我平時亦常留心詞曲，你何妨把那續的兩部上，擇其尤者，試說一二呢。」眾人聽了，也都催著五官說來人家聽聽。五官道：「即如《續影》上的《癡絮》一闕，我最愛他那詞富麗而工豔，不傷雅又複悲韻遠，情致綿長。」遂念道：

【陸鏡序】（小生）遇奇葩，姿容宛似玉無瑕，憐煞他宜笑宜嗔，一任那旁人狎。書生命薄，偏消受嬌娃，步輕輕腰似柳，身怯怯貌如花，萬種難描寫。一事心頭掛，論情性，有些磨牙。

【不是路】風動窗紗，裊裊爐煙小篆斜。見一帶圖書架，輝煌四壁燦雲霞。志休奢，小坐閨中已覺神仙亞。月影空庭靜不嘩，陣陣飄蘭麝。嫦娥可肯門鸞駕，頓增情惹。

【十二紅】一級一級層樓下，蓮印蓮印步生花，淡妝素服多瀟灑。妖冶正青春，二八年華。好似飛瓊鶴至，好似彩鸞虎跨；好似桃根美眷，好似萼綠仙葩。但願任生任死總無差，花雖謝，煙能化，難折此情芽。早縮同心發。最是曉妝窺鏡，卻堪愛鬢似堆鴉；最是捲簾倚檻，真不愧貌可羞花。風流只在人幽雅，那粉白脂紅，又何須藉。我怎把幾樁心事訴閨娃，怕又引出多端話，惡語防伊背後加，俺只索由他罷。常同我坐茜紗，愛含情半抱弄琵琶。音高處，和者寡。有時兒爐火煮新茶，閒聯趣謔任喧嘩，他惟有笑乜邪。

【節節高】譙鼓樓四過，動咨嗟，敲窗疑是人歸也，原來是風簷鐵馬仍虛假。空歎迓當階月冷平窗榭，天仙未返紫雲車，心終掛。嗤俺望得眼巴巴，今宵捱煞長更夜。

【尾聲】低言自語人如傻，欲到巫山夢已賒，苦煞我春宵一刻千金價。

從龍聽畢，點首嗟賞不已道：「此曲可稱絕調，不愧膾炙人口。」漢槎道：「我於詞曲雖不了了，然其字句工麗處，我卻能領略，真不負五官贊賞。」柳五官笑道：「他仍有《合影》上的《暑戲》一套，說出來你們更要贊好呢。」遂又念道：

【一枝花】（花旦）日午正當天，濕透羅衫汗。荷亭涼愛納，來深院盡啟庭軒。風過吹人倦，半倚闌干，呼婢休搖紈扇。

【紅衲襖】（眾旦）愛冤家俏美顏，結三生成夙願。我與你山盟海誓千千遍，你緣何貪著閒花把心改變？枉與你在香閣同歡笑，共蘭幃同纏綿。不怨多才薄倖，只怨緣分淺。但願你後妻房比我賢。

【前腔】美鶯鶯解佩環，在西廂兩情戀。雙文是雲鬟半蟬嬌聲喘，君瑞是任意風流人不倦。一個是擺柳腰故輕輕，一個是蕩花心偏款款。苦煞紅娘？戶外忍把香津咽只到了透靈犀一點鮮。

【宜春樂】（宜春令）池中去彩紅蓮，卷裳衣輕搖畫船。悄呼同伴，鴛鴦穩宿勾人盼。聽聲聲，好鳥枝頭；見對對，游魚水面。（大勝樂）波痕如練，嬌腔宛轉，共唱田田。

【太師引】（花旦）笑聲喧，低聲喚，愛扁舟中流往還。一邊是重台誇玩，一邊是並蒂爭妍。人來葉底花如面，共折處藕臂雙彎，休蹂踐凌波欲仙。看競獻庭前，齊搖金釧。

【尾腔】多將瓜李排窗案，休擾俺家半晌眠，只恨那隔院槐陰噪晚蟬。

眾人聽五官念完，齊聲稱妙。從龍道：「你明日可將這《續彤》、《合影》兩部曲本借我一觀，得窺全豹。」五官應答。眾人又痛飲了一回，方已飯罷。散坐盤桓，王蘭又取過一支竹笛吹著，央五官唱了幾套戲曲。時日已西沉，家丁點齊燈燭，擺上晚宴。眾人重複入座飲酒，直吃到三更，五官方起辭，套車回家。次日，從龍，二郎等人輪流作餞，王蘭又復眾人的席，皆有五官在座。足足鬧了數日，王蘭因赴浙日期在即，不敢多留，打點請訓出京。恐前次請甘誓的信未到南京，又恐小儒不放他同行，在出京先一日，又發了一封信到小儒處。未知小儒先後接著王蘭來信，可肯放甘誓同往浙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